

流螢涉水

來自有光害的城市，霓虹是我的星辰，車流是我的潮汐。我習慣高樓大廈切割出的天空，習慣空調過濾的氣息——所以南投魚池，光名字對我而言就像幅水墨畫，掛在想像的牆上，帶著遙遠的濕潤綠意。聽說，在日月潭畔有條澀水步道，入夜後，會有成千上萬的螢火蟲微光點起，朦朧延伸，那是只存於我聽過的童話或鄉野傳說中。

接到大學裡熟識的昆蟲系教授電話，那片聽他說的流動風景，才開始有了真實輪廓。他語氣帶著學術人的懇切與無奈，說他帶領的研究生們，正在日月潭進行重要的螢火蟲生態研究，卻卡在了一個基礎卻關鍵的環節——他們缺乏能在夜間微光環境下，清晰記錄螢火蟲動態影像的專業設備。普通的相機和手機，在極致的黑暗與微弱的螢光面前，顯得捉襟見肘。他知道我開電影課，有著「比較像樣」的器材，不知是否能撥冗，技術支援幫他們這個忙？於是，腦海中那條久被城市喧囂淤塞的心流，彷彿聽到了遠山呼喚，開始潺潺流動，流向那片未知的、應許著漫天流螢的暗夜山林。

車子從高速公路的平直，轉入台 21 線的蜿蜒。車窗外風景從快速後退的工業區鐵皮，變成了層層疊疊、青翠欲滴的山巒。檳榔樹挺直地指向天空，偶爾閃過幾片鬱鬱蔥蔥的竹林，還有低矮的茶樹叢，在山坡上畫出整齊的線條。空氣變得清新，帶著一種泥土與植物混合的、陌生的甜香。城市那種恆定的、被空調塑造的溫度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隨著海拔爬升而逐漸沁涼的自然氣息。速度慢了下來，心，也彷彿從一個高速運轉的機器裡，被輕輕取了出來，開始感受到久違的舒緩。

與昆蟲系教授的研究團隊人在水社碼頭附近會合。他們看起來有些疲憊，但眼神裡充滿了對夜晚的期待。走向水社親水步道，入口處綠樹掩映，石階蜿蜒而上，空氣似乎更加濕潤清涼，隱約能聽到湖水拍岸的微響。看著幽深的步道入口，彷彿一道無形的結界，即將從喧囂的環湖公路旁，進入由蟲鳴、水聲和夜色主宰的境域。

天光已隱沒。我們打開頭燈，用紅色玻璃紙罩住，以免強光驚擾生態。微弱紅光，僅能照亮腳下方寸之地，讓周遭黑暗更顯濃郁。我小心地背負著攝影機和腳架，跟隨研究團隊輕緩的步伐，踏上石階。這先進的攝影機，此刻依賴著最原始的微光指引，緩慢向自然深處移動。

步道沿湖岸延伸，部分是石板鋪就，部分為架高的木棧道，觸感紮實。石階上長滿了濕滑青苔，木板也因濕氣而顯得有些黏膩。我穿著平日在城市裡穿梭的鞋子，走得戰戰兢兢，每一步都感覺鞋子紋路在與青苔和濕木板陌生摩擦。兩旁是茂密蕨類植物，如巨大的羽毛般舒展，還有許多不知名的闊葉灌木，葉片在微弱紅光下泛著油亮的深綠。我的腳步聲，在隊伍中顯得笨拙，缺乏山林行走應有的輕盈。有時身形滑動了一下，身旁研究生立刻抓穩我。

研究團隊選定了一處靠近水源、地勢略為開闊的觀測點。我熟練地架設好攝影機，鏡頭對準了預計螢火蟲會大量出現的區域，那片融合了草叢、樹影和隱約水氣的黑暗。研究員們圍了過來，眼神充滿了期待與緊張。一位研究生小聲說：「老師，我們用手機拍，光點都糊在一起，而且噪點好多……就靠您的專業了。」我點點頭，開始憑藉經驗調整機器的感光度、快門速度和白平衡，試圖讓這隻科技之眼，能溫柔而清晰地捕捉那即將到來的、脆弱的光。

一切就緒，寂靜籠罩下來。只有風吹過樹梢的低吟，還有各種蟲鳴交織成的、細密而持續的背景音。偶爾能聽到日月潭方向傳來模糊水聲，還有幾聲清脆蛙鳴，可能是盤古蟾蜍，也可能是莫氏樹蛙，宣告著各自的領域。習慣了資訊轟炸的腦袋，一時難以安頓在這單純的等待中。我閉上眼，學著調勻呼吸，試圖將紛雜思緒，沉澱在這片溫柔的黑暗裡。

「有了！」一個壓抑著興奮的聲音低喊。循聲望去，就在前方我們走過，但現在已無人的林間來時路。那一點明亮的黃綠色光芒，像一顆墜落凡間的微型星辰，閃了一下，隱沒了。緊接著，又是一點，在稍遠處亮起。心臟像被輕擊了一下，整個團隊精神都為之一振。黑暗不再是單純的黑暗，開始孕育光芒。最初幾點星火，是對我們耐心的回報，也是希望的燃點。

光點越來越多，像有人在暗夜中悄悄撒下了一把碎鑽。昆蟲系教授輕聲說：「螢火蟲對水質要求很高，幼蟲大多生活在乾淨溪流或水邊濕地，吃螺類和小蝸牛。這裡有穩定的水源和良好的植被，才能有這麼多螢火蟲。牠們真的是環境好壞的活指標。」聽著解說，我再看著眼前逐漸增多的光點，心中對這些小生物多了一份敬意。牠們的美麗，是潔淨生態環境的明證。

不再零星點綴，螢火蟲成群出現。牠們在林間、在步道旁、在靠近水邊的草叢上空，以各自獨特頻率閃爍、飛舞。有的光芒持續較久，溫柔亮起又緩緩暗下；有的短促地急閃，如同摩斯密碼。無數光點游動，彷彿無數織女，正用發光絲線，在巨大夜幕上，刺繡流光溢彩、瞬息萬變的圖案。

按下錄製鍵，我微調攝影機參數。挑戰如何在極暗環境，既要捕捉螢火蟲的微弱光點，又要避免因為提高感光度而產生過多噪點；既要表現出牠們飛舞軌跡，又要讓每一個光點保持清晰。這不僅是技術操作，更像是一種與光線的博弈，一種試圖用數位訊號去理解和轉譯自然密語的過程。監視器螢幕上，光點開始跳躍，研究生們屏息凝視，臉上充滿緊張與期待。

螢火蟲飛行路徑飄忽不定，螢光明滅閃爍，構成盛大而靜謐的視覺交響。牠們彷彿跟隨著某種不為人知的音樂節奏在起舞，時而獨舞，劃出圓弧線，我知道這是一隻螢火蟲對此生靈魂伴侶的發現，以及慾望。我努力以鏡頭追隨牠們的舞步，試圖捕捉那光影流轉的韻律。這不是表演，實為牠們燃燒生命、尋找伴侶的本能儀式，是大自然賦予牠們的最後之舞。群舞的螢火，匯成流動光帶，偶而幾支還在樹梢，我仰首發現牠們如何讓天空那顆星星感到孤單。

鏡頭緩緩推近，對準那些停棲在寬大葉片或潮濕苔蘚上的螢火蟲。牠們收攏翅膀，安靜地伏著，只有腹部發光器，像微小探照燈，以固定節奏，溫柔明滅。相較於空中飛舞的流光，這靜止的光點更顯得精緻、玲瓏，如同夜露凝結成的、會發光的珍珠。要清晰地捕捉這靜態的光點及其周遭的環境細節，對攝影機的對焦系統和操作者的穩定性都是極大的考驗。

這些發光的小甲蟲，成蟲生命往往只有短暫一兩個星期。發光，幾乎是牠們生命最後階段的全部意義——為了吸引伴侶，延續物種。抬頭望去，偶爾雲開霧散，夜空中再顯露幾顆明亮星辰。天上星光，來自億萬光年之外，穿越浩瀚時空抵達地球，彷彿是永恆的象徵；而地上螢光，如此短暫，燃燒數日便驟然熄滅，是瞬息的代表。然而，此刻，在這日月潭畔的山谷裡，天上星河與地上螢河，和諧共存、對望。或許，每個極致燃燒的「瞬息」，都觸碰到了「永恆」的奧秘。

步道畔便是小溪水流，我踏上拱橋，看螢火明滅，為已不可見的溪流，標明河道曲折。空氣中飽含水氣，耳邊隱約湖水聲，流螢涉水過此夜。這水，不僅是物理上的濕氣，更像是心靈上的滌蕩之泉。城市生活積累的焦慮、煩躁、隔閡感，在這片靜謐的光影和清涼的空氣中，被一點一滴地沖刷、溶解。感覺心靈被浸潤在一片清澈的泉水中，格外澄明、安寧。

當眼睛適應了黑暗，聽覺開始靈敏。風穿過樹葉，發出細密的沙沙聲，像是樹木間的低語。不同種類的青蛙和昆蟲，各自發出獨特鳴叫，高低錯落，遠近呼應，形成一首豐富而和諧的夜曲。這樂曲不像城市裡的聲音那樣充滿衝突與干擾，而是帶著一種古老、安詳、自成一體的韻律。側耳傾聽，彷彿能觸摸到這片土地沉穩的脈搏。

夜漸深，心沉靜。我不再擔憂拍攝是否完美。內心彷彿也化作了一片深夜湖泊，湖面平靜無波，清晰映照眼前飛舞的點點螢光，也映照著天際星辰。外界的光與靜，似乎滲透到了心靈深處，帶來種前所未有，充滿了生命氣息的澄澈與安寧。

水氣似乎更重了，連月亮和星辰也幾乎隱沒於雲霧之後。山谷陷入近乎純粹的黑暗。但也正因如此，少了天光干擾，螢火蟲的光芒更顯明亮、突出。牠們成了這片黑暗劇場中唯一主角，盡情揮灑生命最後的光彩。點明螢火，意味這裡有潔淨水源供幼蟲生長，有著豐富的植被供成蟲棲息，也意味著牠們的天敵（如蛙類、鳥類）和獵物（如螺類）共構出的生態系。一個小小的發光體，串聯起水、土、植物、動物構成的複雜網絡。看著牠們，如同看到了一座微縮的宇宙，萬物於其中有著相生相依、互為因果的深層聯繫。

拍攝任務順利完成，研究團隊的研究生們臉上洋溢成功的喜悅。在收拾器材前，我獨自走到一旁，遠離人群和燈光，閉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氣，然後再睜開，用最純粹的目光，做最後凝望。試圖將這片流動的光、這片濕潤的空氣、這份寧靜的感受，完整地、永久地，定格在心靈的底片上。

關機，旋下鏡頭，蓋上鏡頭蓋，從腳架上取下機身，一一裝入厚實的防護箱內。摺疊腳架，整理線纜，用每一個動作完成最後生態攝影的儀式。隨著器材被妥善收納，肩頭的重量和心中的責任感也隨之卸下。將拍攝好的素材交給研究團隊的負責人，看著他們如獲至寶的樣子，心中也感到一陣欣慰。能用自己的專長和設備幫助他們完成心願，這份成就感與拍攝本身同樣令人愉悅。

回返車子的步道山路，我們將紅玻璃紙罩住手機閃光燈，彼此照出、走出一段下山蜿蜒的紅光小路。向著城市的車程中，大家興奮交流，疲憊中帶著滿足。車子駛近魚池市區，遠方水社碼頭周邊的飯店和商店燈火，連成一片溫暖的光帶，在夜色中格外清晰，這終是人間煙火的顏色。回味這一夜的經歷，沒有喧囂的娛樂，沒有物質的堆砌，只有安靜的等待、觀察與感受。然而，那份從心底升起的、純粹的喜悅和平靜，卻遠比許多城市裡的感官刺激更為深刻、持久。此亦容人領略的清歡吧！一種理解永恆與短暫，生與死，而得之清淡雋永的歡愉。

久居城市樊籠的我深知與這片螢火蟲、這片山林、昆蟲系教授年輕研究生團隊的相遇，是生命中獨一無二的「一期一會」。下次若再來，人事景物不會俱同。帶著這份認知，心中充滿了對因緣際會的深深感謝。感謝昆蟲系教授的邀請，讓我的專業有了不同的意義。感謝日月潭的山水，涵養了如此美麗的生靈。感謝這些微小的光之精靈，牠們不僅是生態的指標，更是生命的啟示。當我回到那座熟悉的城市，重為高樓與車流包圍身體時，日月潭澀水步道的蟲鳴與螢光，仍在心底某個角落，時時迴響，低語生命可以可能的自由。